

· 翁阿榮 ·

桃園建國二村永恆的回憶(上)

民國三十八年
共產黨全面叛亂竊取大陸，四月某日晨，先母帶著我及弟妹乘C-119飛機來臺，先父另乘他機來臺。我們只帶了簡單的家當，展開了一段漫長又艱苦的歲月。

初抵臺時住在建國五村，一家六口擠在不到四坪大的房中，在五村的玩伴有蕭功銓、孫強華、楊慰懋、丁合鑫等。有一次在大院裡推竹製的娃娃車，不滿一歲的厚文躺在裡面，一不小心將車子推翻了，所幸厚文只受了點輕傷，但被嚇的哇哇大哭，當然我也被罵了一頓。

不久我家就搬到建國二村。二村最初只有三棟房屋就是周鳳初、張貴海及夏承柱三位叔伯所住的那三棟，兩棟是日本人留下來的戰地病房，（高鴻陞頭一間旁邊有一個簡易焚化爐及靈骨塔位、磚窰目前尚在）、一棟庫房，前兩棟是木造中間各有通道（巷子）住有周鳳初等共十一戶，一邊中間有兩米寬通道（所以後面多一小間）每間都有木板通鋪，張貴海那邊兩邊各七戶大約有四坪大小，中間通道是小朋友的遊戲場。夏伯伯所住的那棟是庫房沒有隔間，後來才隔成三間分給三家住。

後來軍方蓋了一幢十間木造有地板的房子，給十位士官長住，就是我家住的這一棟，先父分得一間，也只有五坪大小，後來隔壁的人搬走，先父打報告獲准配住，這才寬敞些。後面的三棟就是張德林、丁百朋及王天柱叔伯所住的是後來蓋給軍官住的，前兩棟是紅磚水泥建造而王叔所住的那一棟跟我們這棟一樣外面是木板裡面是地板是給飛官住的，後來軍方在大園埔心蓋了建國十一村專給飛官住，所以這些飛官就搬到十一村去了，這一棟就讓給其他軍官住了。二村最後蓋的一棟就是張元康叔叔所住的這一棟，在蓋時成為我們的遊樂場，也被我們整得最慘。

二村的「原住戶」在我的記憶中，這些記憶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記憶有些模糊或是不完整尚待記得的人加以補強。我記得的有涂宗德，他每天早晨去市場批肉來賣，人長的胖



民38年建國二村40號，士官長級的房舍，歷經增建，於82年時拆除，景象長留於於我們的記憶中。

所以大家叫他涂胖子；再來是高鴻陞，他在院裡養魚，他會木工家具都是自己做，他有個女兒長得滿漂亮，後來在桃園買了房子搬走了。隔壁是金家棟，就是金小竹他家，我記得有一天晚飯過後經過他家門前，不知是誰丟出一個破的玻璃瓶，說巧不巧正好打在我左小腿腳踝處，流了好多血，我去找金伯伯，他替我擦藥包紮，害我好幾天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至今仍看得到凹痕。

他家隔壁是楊光裕，他女兒楊秀珍，與我同班同學，高中畢業後嫁給對門的何炳坤，楊伯伯後來搬到二村

後面的凌雲一村，不久又搬到桃園去了。（一小間後來劉蘇生住）再隔壁是李道朗就是李德明（毛毛）的父親，李伯伯很熱心育有三男四女，他在當二村村長時常常拿著掃具在村中打掃，以前用井水的年代，經常看見他在井邊修修弄弄的，



眷村內幾乎都有大樹，建國二村也不例外，大樹充滿眷村居民的回憶。

每次看到我就說：「老大你回來了」李媽媽及李伯伯都已去世，令人不捨。隔壁姚嘉新我記得他曾經在二號塘釣起一條大魚，有兩尺多長，放在大鐵盆中都還伸不直，真是令人羨慕，而我釣過最大的魚也只有巴掌大，不久他們搬到八號去了。後來由王永祥上報告頂下，同一棟前面是徐國林後來搬到桃園，隔壁是周鳳初，就是周力行的父親，他曾到琉球受訓，回來時帶了一些葡萄乾，周力行就拿些請我們吃，在當時能吃到美國的葡萄乾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要感謝力行。他家隔壁何湘臣就是何炳坤的父親，

民國八十年左右去世，何媽媽也於九十五年三月去世，何炳坤也已於幾年前過世。

其隔壁是李伯伯，再隔壁是葉桂茹家，她長得滿正點的，有很多人追，我老弟也是其中之一，後來她們搬到嘉義去了。由何湘臣的媽媽何奶奶住。周家前面有一棵柚子樹、一口井、村裡有很多竹林每到黃昏麻雀滿林嘰嘰喳喳好不熱鬧。李伯伯家前不遠處有一口深井用繩索木桶打水後來有安裝汲水泵浦俗稱壓水機就方便省力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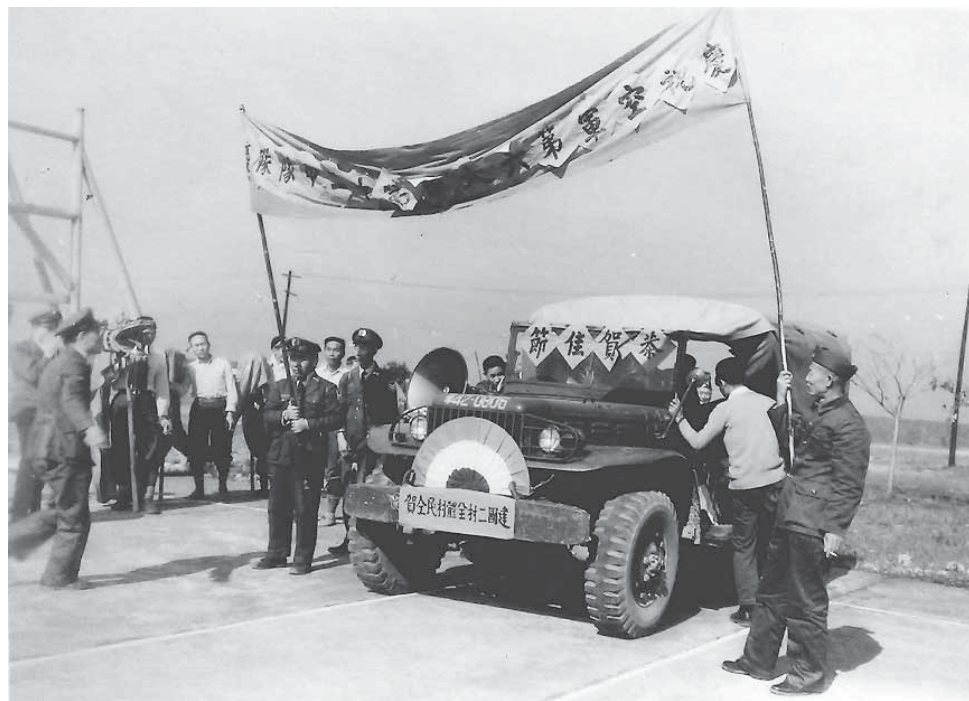
再來是張貴海那一棟，張伯伯及張媽媽人很好又客氣，他家有二個女兒大的叫燕雲，二的叫燕霞，長得不錯，也有很多人追。除了張貴海外有鄧學仁，他太太是于文鸞，在南京時住在我家隔壁，她管我先父叫「阿屋」，就是叔叔的意思，因此我們叫他姐姐及鄧先生，他們後來搬到現在夏媽媽住的房子，之後又搬到我們這一棟的頭一間，就是現在譚媽媽住的那一間，之後又搬到桃園南華街去了，前幾年譚伯伯去世時在教堂見到他們夫妻倆，至今未再連絡。住他們對門的是薛伯伯一家，他家有一個老阿婆，又因為人口多住不下，他家的孩子是二號最多的一家，算一算有十個小

孩，所以他又在我們這一棟申請到一間，這一間原是我們住的，後來我們搬到隔壁，他們就搬過來了。薛伯伯還在新四號前面開雜貨店，生意不錯也著實賺了些錢，幾年前他過百歲生

日，認識他的人都來拜壽，九十九年一百零四歲仙逝去了。那一棟還有解芝庭，他們夫妻多年沒生，向人領養一女之後，解媽媽自己也生了兩個小孩。丁鴻鳴有四個兒子兩個女兒，其

中丁昌建於四十六年時在六號塘淹死了，一個因喝酒騎摩托車摔倒在水溝中，因無人發現而

喪生，三兒子長得帥，但後來也因病往生，其一家人命運乖蹇，令人吁噓。



民國46年春節期間，建國二村的空軍官兵組織慶祝隊伍。

李輝武是個好人，個子不高，很會做手工，有一年我們過年時要舞龍，他就做了一條好長的龍，栩栩如生，舞完之後就送到大竹新莊的一間廟中存放，該廟還頗隆重的敲鐘打鼓召集鄉民前來祭拜。汪雲卿也好公義，二號辦中秋晚會他也來幫忙，汪媽媽很胖，後來因難產去世，他們搬到孟慶凱那棟去了。俞慶芳的女兒俞昆濱與逸華、張燕雲同學，有一次老師把

他的成績和我妹的弄錯，害我妹差點留級，後來先父去找老師才更正過來。劉夢賡伯伯和劉媽媽人很好在家開小店，二號唯一的商店，二號住戶的錢都被他家賺走了。因為生意好有人眼紅，就開了一間和他相競爭，但因小氣不久就關門大吉了。後來搬到我們這一棟繼續開店。

黃恭之的兒子黃志飛和我很好，我們就在讀大竹國小時在同一班，我們的班導師是個年輕的女老師，一個人住在宿舍裡，有時就叫我們兩人去她家幫她煮飯，因為黃志飛他沒母親，從小就自己煮飯，雖算不上美味但還能下嚥，他家後來搬到十號去了，民國五十五年四月結婚，近聞他也往生了。王永祥伯伯是川生的父親，四十二年搬在汪雲卿隔壁，王伯伯蒸的饅頭、包子真好吃，王伯伯走後就成絕響，王媽媽很和氣每次看到我就說：「阿榮！來我家坐坐」，還有王媽媽也很會做豆腐乳，有四川味我一直回味。在搬遷前我太太還向王媽媽請教如何做包子，她也不藏私傾囊相授，但我太太較魯鈍怎麼也做不出美味的包子來。

蘇殿玉住在劉伯伯隔壁，蘇媽媽很會爬樹，孫吉祥（周家）家前面有一棵柚子樹，每年中秋節前都結實纍

壘，我們就用竹竿打，而蘇媽媽三兩下就爬上樹去摘，我們在樹下望柚興嘆，也佩服蘇媽媽的功夫。這棵柚子樹在一次颱風中被吹倒了，也減少了一些是非。蘇伯伯在七十年左右得了心臟病，動了大手術，用大腿上的血管來接，我想他當時患的和我一樣的疾病，只是當時技術沒現在進步，所以沒成功。白光華一家後來搬到我們這一棟，他兒子白建洋常被我欺負，白媽媽就來我家告狀，害我被先慈罵，後來他家又搬到凌雲一村去了。張佐治是個好人，他家似乎沒搬過。祝致文，看起來有點傻乎乎的，有一次我和厚昌在大塘邊的水溝撈魚，他卻用網子將水面上的大肚魚網走了，起碼有一大碗，我們小孩子也不敢說什麼，他家後來搬到新四號前面開小吃店。有一次王雲生（昇）兒子結婚祝伯伯的女兒也參加，他女兒長得可挺漂亮的。

再來是後面阿方他們住的那三棟，我只記得幾戶人家，除了方萬新家外還有韓機石、童穎新、陳文杰、張有才、丁百朋、張德林、劉敏成、羅德隆、胡昆一、蒲嵩嶽、魏老師、黃志道，還有一姓高的飛行員，他後來娶了大竹國小的陳老師，陳老師有教過我，人長得滿漂亮，我還跟她開玩

笑說我要叫她老師還是高媽媽，不久就搬到十一號去了，她也申請調到埔心國小。阿方和韓伯伯他們都搬到新四號去了。

阿方的父親方文藻伯伯和方媽媽人都很好，方媽媽做的四川菜是首屈一指的，尤其麻婆豆腐無人出其右，寫到這口水都流出來了。韓機石的兒子韓昆琦我們常在一起玩，他後來讀國立藝專我們二村辦中秋晚會時，他還帶同學來參加，他有兩個妹妹不記得是那一個，有一年過年她買了玩具槍及火藥，火藥放在口袋裡可能是摩



筆者父親翁德智先生、母親黃飛雲女士。

擦的關係而燒起來，趕快叫大人來滅了才沒受傷。昆琦兄後來失志而自殺令人扼腕。

陳文杰他父親是軍醫，也在家裡替村民看病。先父有一次重感冒，在床上躺著，後來我攙扶著他去陳家打針，過兩天就好了。張有才伯伯和張媽媽人很好，每次看到我都和我聊聊，他們的兒子張家賢（台生）是個聰明的孩子，他在臺中四中心受入伍訓練時，我正好在該中心當排長，他們連上有一位排長與我同學，所以我託該排長給與關照，他母親也常託我帶一些東西給他，但他後來卻成了逃兵，也一直在外面混，很少回來。羅德隆家有兩個軟骨病兒，整天坐在娃娃車上，需要人照顧，他家還養鴿子，我每次經過他家時都會探頭看看，羅家後來搬到凌雲一村，搬來的孟慶凱兩個兒子於空軍官學同期畢業，現在一個在華航一個遠航。顧一帆叔叔，他是南京人與我們是同鄉，他家小孩也滿多，但我不記得他們的名字。

魏老師他先生姓陳名其元，她在幼稚園當老師，逸華、厚文、曉華都被她教過，我相信附近的眷村也有許多人被她教過。她生了一個男孩請先慈幫忙帶，生怕先慈不肯帶就拜先慈為乾媽，還隆重的請村民吃飯做見證

，後來他們搬到八號就沒再來往了。搬來的是一姓段的，他的小孩很乖我們都叫他段寶寶，他搬走後好像是劉金陵搬來住。黃志道夫妻兩人都喜歡打麻將，他們有一個小兒子整天在外面玩，父母都不管，一年到頭穿得髒兮兮，甚至於只穿件內褲，餓了就在垃圾堆裡找東西吃，睏了就睡在人家的門檻上，冬天也是穿得很單薄，但很奇怪他卻很少生病，他們家後來搬到景美也沒有消息。胡昆一他父親叫什麼名字我不記得，但他也常和我們玩在一起，不久就搬到臺中，他後來進入海軍官校畢業後上軍艦服役。蒲嵩嶽的兒子蒲壽崧和我同學，有一次我們在幼稚園玩，我們將一塊石頭綁在旗杆的繩子上甩來玩，我還沒準備好他就拿來甩，我躲避不及被石頭砸中鼻樑，當場血流如注痛得要死，鼻青臉腫像個麵龜，我的鼻子本來滿挺的，被他這一砸塌了許多。他媽媽精神有問題，常跑到後面池塘鬧自殺，弄得雞犬不寧，他家後來搬到十九村就沒聯絡了，據聞蒲壽崧已往生。還有一位是馬仲魯叔叔他會說相聲，中秋晚會時他都上臺說相聲，人很風趣後來搬到臺中。還有童穎新叔叔，他是看護士，先慈生病時他常來我家替先慈換藥，後來搬到八號。至於其他

的人給我的影像不深刻，就不多著墨。這三棟中間也有一口跟前三棟一樣的水井供住戶使用。

再回到二村前面，也就是現在孟媽媽住的這一排。最早的住戶有朱正富、金體乾、吳楚芳、李樹生。朱正富有個兒子叫朱月明，有一天拔路旁的茭白筍時不小心掉到水溝裡差點淹死，幸好被人發見趕緊搭救，所幸命不該絕，人家都說他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後來他果然坐著BENZ車回來，他的兒子是朱孝天，是TTL的成員，頗有名氣，朱月明在九十五年時因病去世。

該水溝處後來蓋了凌雲一村，他家後來搬到五號，他父親在新四號前開小店，如今已不在了。他家搬走後搬來的是朱寶銀一家，他們是回教徒，她妹妹叫朱寶鑫，她弟弟朱寶金我們叫他朱老三。他母親去世時還殺羊來祭拜，他們家也搬到五號去了，據聞朱老三也已作古，朱寶銀目前住在景美。金體乾伯伯的女兒金素琴與我同學，她的名字與當時國劇紅伶金素琴同名，我們就常開玩笑要她唱兩段來聽聽，目前定居美國。他大哥金國棟後來還娶了我的高中同學吳秀英，他家

後來搬到五號去了，搬來的是夏承柱一家，夫妻倆都喜歡打麻將，也常到我家打牌，他家的小孩滿多（五男兩女、有一女送人）都還不錯，夏宗文、夏宗武還有的我不太清楚。

吳楚芳家發生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在民國三十八年時他家的一個小孩被新四號一戶人家用獵槍射擊白鸞鸞時竟然誤把他打死，當時我們家還住在五村，聽到這件事我還跑去二村看，看到他家後牆上還留有清晰的彈痕，屍體就放在現在溜冰場的地方，當



中秋佳節辦理月光晚會時，建國二村委員們合影（左起汪雲卿、馬仲魯、翁國寬、尤榮、筆者父親翁德智、李輝武、白光華、蕭景春）。

時是一間堆放農具的破茅屋，那時我們住的這一排房屋正在動工，他家後來搬走了。搬來的是李樹生有個女兒叫李福歡小名叫毛頭她與金小梅同學，曾在軍中廣播電臺當播音員，她喜歡唱歌還錄了〇〇，前些時我去萬鵬家他有張就轉送給我，我聽後覺得唱得不錯，不過她在二〇〇二年時因病去世。後來她家搬到凌雲一村，過了一些時候又搬走了。搬來的是孟昭武一家，他女兒叫桂蘭，有一個弟弟因為長得黑就叫他黑子，她有時就在家門口大聲的叫：「黑子，媽媽叫你回家」一遍一遍的叫，聲音平平的沒有起伏，全村的人都聽得到，我至今仍會學。後來生了孟小弟。

我們這一棟，最初的十戶人家依序是毛和尚、張綠濤、馬迪坤、我們家、王知讓、張紹遲、孫思恭、方學忠、譚章伯、鄧學仁。毛伯伯他的本名就叫毛和尚，理個大光頭，不知情的人以為是人家跟他開玩笑，故意這麼叫。

毛伯伯和毛媽媽都很胖，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毛媽媽燒的菜太好吃了。他們有個女兒叫毛秀珍，在我考上初中後很熱心的教我英文，她高中畢業沒多久就嫁人了，前幾年聽說得了腦癌去世。毛伯伯在七十年左右去世的

，毛媽媽是在先父往生後一年也走了，是在睡夢中走的，當天早上毛姐姐來看她，以為她在睡覺，過了好一會兒她還沒醒，就去叫她，這才發現她走了。

後來聽毛姐姐說她去世前曾夢到先父叫她去打牌，不知是巧合，還是冥冥之中有定數，也頗耐人尋味。毛媽媽做的胡南臘肉真香，每到過年時要燻臘肉，有好多家都把臘肉拿來燻，要燻個兩三天才能入味。張綠濤她父親叫什麼名字我不記得了，她和曉華很要好，常來我家玩，還躲到床底下玩，她們沒住多久就搬到新竹去了。馬迪坤他家後面空地大，所以養了很多雞，他有一個兒子我們管他叫大頭，有點呆，也住不久就搬到臺南去了，聽他人說他中了愛國獎券頭獎新臺幣二十萬元，民國四十幾年二十萬是不得了，可以買好幾棟房子，真是發了大財。

再過來是我們家，馬家搬走後我們就搬去，然後薛伯伯搬過來。我家隔壁是王伯伯家，王伯伯有管臘槍時常到後面池塘打野鴨來吃，有一次還拿一隻鴨腿給我吃，至今我還齒頰留香，他有一個兒子年紀和何炳坤相當，他們搬走後就是翁國寬伯伯搬來住，因與我家同姓所以來往頻繁，翁媽

媽嗓門大又愛串門子，因此有時會得罪人而吵架，弄得不愉快，翁伯伯有一兄弟在加拿大，所以他一直想退役而掛病號，終於多年後他們一家移民走了，可是二村卻冷清多了。三年前翁伯伯和小群回來領搬遷補償費，我們一家都來見面，這也是最後一次見面。再來是張紹遲家，張媽媽時常跟人家吵架，弄得聯隊都派人來調查，張綠濤家搬走後，他家就搬過來，後來他家搬到十號去了，就把房了讓與我們，我們有兩間房住得就寬敞些。

再來是孫思恭家，他兒子叫孫吉祥，他們還會做醬油，味道還滿香的，二村有好多人家跟他們買，孫伯伯愛喝酒，以至於後來孫媽媽跟他離婚，孫伯伯在四號橋頭那開了一間腳踏車店。他家隔壁是方學忠，他家有一個老奶奶經常坐在藤椅上不大說話，不久他們也搬到十九村，他們搬走後搬進來的是新婚的尤榮，尤叔叔喜歡吃狗肉，有一次還請我吃一碗，味道不錯，他們後來搬到後面的慈雲一村去。譚伯伯和譚媽媽是廣西人，與先慈同鄉，譚伯伯很少講話，也很少出來，九十年左右去世，譚媽媽就和兒子到澳洲去住，目前房子空著沒人住。最後一家是鄧學仁，他們搬走後房子讓給譚伯伯他們。



民國76年時全家福的合影。

過來是張元康叔叔那一棟，也就是二村大門旁的那一棟。一號最初是一對夫妻，丈夫因作戰傷到眼睛成了瞎子，因受不了大家的指指點點而搬走。搬來的是殷志尊，他太太唐國艷是我小學同學，後來搬到凌雲一村。隔壁是楊建法，他兒子是楊小昆、楊小冬我們常在一起玩，那張在大塘游泳的照片中有他兄弟兩，後來搬到新竹眷村。他家隔壁是一個單身漢叫吳筠和他母親同住，不大與人往來經常

關著門，因此對他無所知。

他隔壁那一家好像是姓歐陽，不知其名，他家搬走後是唐朝玉搬來住，他太太滿漂亮，他女兒也長得標緻，可惜唐叔叔喜歡釣魚，尤其喜歡晚上釣魚因而冷落美妻，最後落得離婚收場。再來是吳文耀一家，據說他是彰化大戶也娶了美眷，其妻林實在二村中可算是個美人，有兩個兒子及一個女兒，女兒長得很正點，他們小時候常來我家玩，後來也搬到凌雲一村住了。

史濟泉叔叔住其隔壁，常來我家打牌人很風趣，不久就搬到十九村。接下來是蕭景春家，蕭叔叔人很和氣長得瘦瘦高高，後來生病往生。最後介紹的是張元康叔叔家，他與先父是同事，張媽媽人很好，他們有一兒一女，大女兒至今未嫁，兒子育有兩子，張叔叔及張媽媽皆已往生。眷村來臺的第一代大都往生了，碩果僅存的只有張佐治及解芝庭兩位叔伯。在此祝福他們。眷村的住戶因為職務的調動遷來搬去的，有的住的很短暫，所以不很清楚。

二村後來的住戶據搬遷時的資料如下：一號陳俊文、二號萬錦堂、三號郭聲樹、四號趙雙成、五號劉基、六號唐朝玉、七號蕭景春、八號張元

康、九號廖精明、十號周鳳初、十一號何媽媽、十二號蔡寶珠、十三號李德明、十四號王媽媽袁淑珍、十五號張貴海、十六號解芝庭、十七號丁昌偉、十八號彭富娘、十九號陳啓珍、二十號蘇媽媽顏光嫻、二十一號張佐治、二十三號龔道全、二十四號張德林、二十五號劉愛明、二十六號高來順、二十七號劉海鵬、二十八號何全浩、二十九號丁百朋、三十號王雙明、三十一號顧媽媽馬金珠、三十二號張肇管、三十三號孟慶凱、三十四號林月霞、三十五號楊樹華、三十六號莫秉權、三十七號夏宗立、三十八號孟憲榮、三十九號張樹義、四十號翁德智、四十一號薛順興、四十二號翁國寬、四十三號劉蘇生、四十三之一號孫吉祥、四十五號李榮光、四十六號譚媽媽。其中二十一號原本是李輝武家，李伯伯去世後成了空戶。以上就我記得的略為記述，若有新的資料再加補充。喔！還有幼稚園的住戶，最初是姓皇甫，因少接觸故對其知之甚少，其後搬來的是錢振家中家，他與我同學，他妹又與我妹同學，不久他們又搬到八號眷村，後來我在臺北時還常見面，然近年則少聯絡。（待續）